

大

蓋以寒風干烈則長其波洩限又銷其對人矣古稱受以
山父田心果諸餘良不志去山寒者皆銷盡中世夫對之入教
斯知其洩賺世為不幸之大

也斯論業垂錄然其難而曰甚其對貴世豈寒燭其也
限目前之幾安哉非昔日之身也要此良辭辭後收蓋于
也其對寒暑一類開闢以來收此目前之幾安哉非昔日之

答問

桐鄉張楊園先生全書

答張佩蔥別棧

墓用灰隔家禮備言之居業錄亦云江南多蟻不可不用灰
隔細思久遠之慮無如此法之善然近日行之者少訪問親
友多不信從若土工未嘗專精其事而督工者又不深曉恐
或不如法有致後悔乞詳示其法先後經營若何瀝青石灰
物件幾許自始工迄成壘幾何時庶臨時不致疑謬。詳家
禮注先作灰隔而後樞至加內外蓋則下樞殊難先生所述
是先安樞塗瀝青而後作灰牆又恐震動樞中。或問朱子

曰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柩有偏陷卻不便曰
不曾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商隱葬法詳別楮語溪吳擊千葬其尊人用石槨槨內溶瀝青
灌滿槨外用三和土厚築澈浦吳汝典葬其叔哀仲外砌磚墻
不用瀝青墻內棺外薄築三和土以實之上用石蓋蓋上墻外
厚築三和土錢塘邵君衡葬其祖考妣考妣五喪不用磚石亦
不用瀝青開穴之後用灰和土布底後下棺棺之四周俱築三
和土爲墻棺上略築使平加薄板一層乃厚築作頂總之人之
於親心俱無窮力各有限難以一律論如吳最豐商隱法亦難
倣如邵最儉五喪計用灰四千觔三和土已厚八寸此在貧者
可勉有力者從而加厚則於心亦可自安否則激吳之法既不
駭於流俗而槨中不虛卽無害

朱子語錄陳淳問合葬夫婦之位次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
畔一位淳問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否曰祭而以西爲
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但今人所行皆男左女右不知果
當何從

今時尙左從今疑亦無妨
家禮儀節安柩之後整柩衣鋪銘旌但遠年之喪柩衣銘旌
俱已毀爛葬時柩衣或可省銘旌當復設否
柩衣銘旌似不必更作

刻誌石每位當二片不識考妣合用二片可否
誌石考妣合用似宜

玲家因遷居三代神主作一總牌後有續入祠堂之主皆不合式今當於墓時另作否若另作舊主可埋於墓否。題主無官則以生時所稱為號如父曰顯考 府君神主妣曰

顯妣 某氏神主無封中二字當何稱

妻爵從夫無封爵者俗通稱孺人因禮有士曰孺人故也近有議應稱碩人者更考之

祠后土於墓左不知以何物依神今見有用片石刻云后土之神合禮否楊升菴先生云后土之神對皇天也士庶之家

有似於僭考之文公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作為土地之神不知其說如何

稱土地無疑但立石主以依神終覺未妥嘗以為疑而未得其當更考之

今人於墓祭以后土是外神多先祭之家禮先祭祖而後及后土何也

先祭祖而後及后土恐是由親及尊之義

禮記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今家禮會典皆從周但古人墓必於三月既葬而虞三日卒哭卒哭之明日乃祔玲園葬已踰三月之期葬後當



祔祭否又禮云以其班祔則祔先人之主止當奉先曾祖之
主以祭而其餘不及否

此禮之變曾祖以上既無主可祔則奉曾祖為主而合祭於寢
可也

玲將舉八喪先祖考妣先伯父伯母先妣之主久入祠堂葬
後想當自墓奉新主入祠堂行虞祭若行祔祭則當合四代
之主而祭之否。虞祔皆凶禮雖凶服不可入祠堂然此時
想必無變服之禮

此無可疑
庶母之喪弟尚幼未娶其虞祔等祭當使弟主之乎抑為之
拜獻乎

弟主之

或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朱子曰若避嫡母止稱妣
以別之未曉其說乞示題式

朋友中去年有撤庶母几筵而立主祔祠者當訪之相聞
古禮喪期年再期皆有受服今俗無受服但當衣麻以終喪
否

只如此恐大祥之後亦宜稍變
昔胡伯量問朱子曰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為之
立後但既立後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

既更立主祭者卽祠板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安也家間將來小兒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今玲家事頗類此先兄嗣先伯父舍姪爲繼曾祖之宗祠堂當祀曾祖以下玲爲繼禰之宗當自奉考妣二主無疑矣至於玲之曾祖舍姪亦不得祭禮應助祭於宗子之家而宗子於玲爲姪止祭三代曾祖之主竟不當祧而祧其餘從兄亦有祀曾祖者而皆非宗子是又不當祭而祭夫立主不可助祭又無所於情於理俱有未安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

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與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議雖不祭而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情傲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朱子曰兄弟異居相去遠者則兄家立主另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推程子之意則宗子當祭不祭支子可以義起欲使舍姪加祀一世上及高祖亦無礙否若先高祖旣不可使舍姪僭祭五世而玲爲繼禰之宗又不可越五世而立主奈何依朱子答書似當祧依朱子後說擬用祭紙牌少申其情可否但不知當歲一舉行乎抑仍以時祭乎因思先王宗法舉族行之固自無弊今舉族不行而一家欲

行之故室而難通思欲酌乎情理得變通之道而不失立宗之意若何而可幸明教之

家禮祭四世蓋高祖服未盡故也今皆遵行若宗法立而上不能及高祖則不得已而以義斷紙牌別祭在異居則可恐同室亦不便也

小學程子有云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朱子曰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不識季秋之祭先生家行之否

家間諸不能如禮季秋之祭商隱子高兩家亦不行

禮不制師服以其恩義有輕重也禮記載孔子之喪門人疑

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陳說云以後章二三子經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蓋謂弔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經也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不得稱服記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徐註曰此章當削前章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經可知矣且辨疏之弔服不得稱服爲非敢問二說孰是

恐是徐說爲長集說多有不如徐註者

答張佩蔥所問

小畜本義文王演於羸里正小畜之時大全胡氏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憚人終不能自止其進胡雲峯曰下畜上小畜

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後不能大有所爲二說未知孰是

義俱可通但以全卦之義觀之前說爲穩

明夷於南狩本義小事亦有然者不知小事如何

如除惡去邪之類皆是

咸九四傳曰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定性書曰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未識其同異敢問

其私一也

前承論云人有克已而不復禮者未有禮復而已不克者既

聞命矣但克復工夫畢竟是一是二政以先儒之說折衷焉大全小註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朱子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便克已足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缺便是粗者去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已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又曰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蒙引曰克已之外更無復禮禮是吾本有底物被已推出去今已克了去禮便自復故下文曰非禮勿視克已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已外豈有復禮乎顏子不達復似乎克即能復但顏子之有不善既非形顯之過而

見幾之明用力之健又非大賢以下所可及若初學之士方且循序漸進克一分已復一分禮雖日怵惕猶懼有失也若遽然自以爲有直截工夫不煩俯首歷階而進卽有以造夫廣大高明之域一日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恐必流於異學之空虛矣不然何不直曰克已爲仁而更加復禮二字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妄意克已是向內工夫復禮是於外驗之程子所謂制其外也蓋人於視聽言動上有所依據自不容僞非如異學空說明心見性一私不存而擎拳豎拂怒目攘臂猶未免於容貌之暴慢詞氣之鄙倍也妄言如此然否凌先生曰知及仁守而不莊以洩動之不以禮亦是克已而不復禮之意如何

惡意克已復禮謂截然分作二項則工夫實是交至若欲舉其一而廢其一則斷乎不可大抵聖賢所論做工夫處未有不交養互發者言直內必言方外言存心必言養性言持志必言無暴其氣言精義入神必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總不外程子山中應外制外養中之意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數語註疑其非孔子之言何如竊疑不止於此大都記中所載孔子曰與左傳所載君子曰相似謂其必不然固不可謂其盡然亦必不可要在擇而取之

故聖人作則

云

以陰陽爲端故情可觀也易以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卽此意否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註承上郊社
祖廟山川五祀以解鬼神妄謂鬼神以爲徒者蓋聖人制作
質諸鬼神而無疑故世道世法世則而事可守也不知可如
此說否
竊疑此段文字出於漢儒附會似非古昔聖賢之語程子所謂
意屢偏而多窒者是也

郊社之祭宗廟之事乃先王報本反始之意不能自已於中
而爲之節文以將其仁孝誠敬止盡吾所當爲而已若禮達
而分定則其效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云先王患禮之不達於
下也故祀帝於郊云恐非聖人語意

固有之然氣象自好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大全胡氏曰朱子釋中
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
以學爲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知之事朱子曰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
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蓋所謂習其事者或習致知之事
或習力行之事似不必專以行言但言習其事卽讀書亦似
有行底意思如何

竊意讒言學便兼知行難以分疏

約之以禮約字有檢束之義對博文而言似亦有要約之意

朱子曰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真氏曰言以禮約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黃氏曰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也俱兼二義向見先生與沈上襄書有云夫所謂約之以禮者亦曰身心盡歸準繩有所約束云爾猶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也而今之人輒乃以少訓約而肆其空玄誕謾之說以爲文之外似別有所爲禮者

云

云

玲竊謂以少訓約而借聖賢之言爲異

學嚆矢固失其旨果如朱子真氏黃氏所解則以少訓約似亦無害如何

單以少訓約與必不以少訓約其失均也當時是失言

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子夏文學雖有餘

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豈以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爲己正所以遠大也而子夏規模狹隘故或昧於此歟朱子有曰聖門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夫篤實則切於爲己者也而有小人儒之戒何歟

天下固有篤實之人恢廓不開者謂之非爲己則不可謂之能成物則未盡此由局量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蒙引曰昧此兩句意全是說進退脫灑而無所係累意又云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推虛齋之意或者但以有其具言恐未見得聖人地位之高唯無意必固我可仕止久速然後見聖人之時處而非顏子不能

幾及歟然聖人功業過化存神固有難於窺測者顏子素有王佐之才則其抱負誠不世出也看來有是二字亦不可輕看否

具亦不同聖人有聖人之具賢人有賢人之具

大全載明道有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草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據此則泰伯之讓其心甚公不必泥定讓商讓周夫太王所以欲立季歷及文王者不過思光大其國初未嘗有剪商之志覺得太王心事光明亦免後人陰謀

之疑也凌先生曾見教主程子之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至程子之說是然聖人看得天下自是公物固無取之之心亦無去之之心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之必不爲耳文王生有聖德天生此人必非無意泰伯見得天意所屬便決意讓之後來事全不計較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妄測其意所謂不怨天者非徒謂天命可畏而不敢怨也蓋天有消息盈虛人亦有窮通得喪理之自然何怨之有不尤人者非徒以長厚存心也蓋氣化流行陰陽雜糅萬有不齊故人品亦不齊人品之賢愚邪正旣不齊則其識見趨向好惡是非各各不同聖賢

處世遇合之際夫豈可必故不合於人亦常理耳於人乎何
尤但反已自脩下學而已矣

只是反已自脩并無此意

朱子與陸子書云區區所憂一種輕為高論至不待他時末
流之弊矣今人之顯尊象山者固不必論即有以象山為不
可訓者亦不過曰象山天資高明自能不踐迹而合於聖賢
之道但象山一人為之則可後生無象山天資而學之故不
免有末流之弊要不可以子方莊周而疑卜子夏也其論陽
明亦然妄謂此說蓋尊象山陽明而過者也觀朱子所云則
倡教之人於脩已治人之際固已多有不得其當者而何待

於末流之弊哉若謂天資之高則生而知之孰有過於夫子
者且曰信而好古好古敏求未嘗脫畧章句也安而行之孰
有過於夫子者且曰出則事公鄉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
勉不為酒困未嘗遺棄事物也孰謂象山陽明獨可脫畧章
句遺棄事物乎况聖人教人正欲使天下後世之人同歸於
善未嘗聞聖人之言人不可言聖人之行人不可行乃必謂
象山陽明為高世絕俗之人不可幾及然乎否乎
聖人言行猶規矩繩墨權衡也將為方圓平直能舍是乎

答張佩慈所問涇野內篇

何廷仁言程子張子之心無些物我之間云先生曰此正

楊園先生全集 三
是道學正脈如孔門之問答虞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見
古人之學絕無物我之私他如朱陸之辨不免以已說相勝
以此學者不可執已見

當涇野之時陽明方倡良知之學所在聚徒開講效象山
之高恣以廣其聲焰獨涇野與何粹夫寇子惇諸公相切
劇行已教人務期實踐內篇所載每以象山陽明之糟粕
六經爲不可訓諄諄與鄒東郭等辨行先知後之非海內
人士識與不識皆尊之曰闕西夫子真所謂狂瀾之砥柱
矣特以朱陸交譏是非不定竊有疑焉朱子當時最與南
軒東萊善兩公亦深服膺朱子然每有所論必反覆辨難

未嘗阿其所好也兩公來往書問甚多其規勸甚切直而
朱子初不以爲忤朱子嘗有胡子知言疑義中一條南軒
譏其氣未和而語傷易朱子卽註其下云某觀此論深中
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曾謂朱子而好以已說相勝哉不
然何與張呂諸公始終無忤獨於象山而不能相下也象
山講君子喻義朱子謂深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
簡以諗同志固未嘗執已見也假使象山解洪範一如程
子之講易象山辨太極一如張子之西銘卽撤舉比而讓
之朱子亦豈有所靳哉惟其宗旨本禪而精神緊峭其說
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有艾故不

得不與之辨耳朱子答象山書尾有云高明之學超出方
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
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
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
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來世是以終
不獲已而竟陳之讀此亦可見朱子苦心爲天下後世計
而謂其好勝然乎否也

所論甚當。所言以已說相勝陸則有之

或問程朱之學同異先生曰程朱之學皆近孔門但朱子之
著述太多耳然其躬行亦未嘗一日少怠當其逆指清苦亦

庶乎原卜之間矣

玲嘗質之凌先生以朱子著述誠多後學或不能悉覽其
書凌先生曰著述之多正可見朱子功業之大玲因是思
朱子啟佑後學甚厚推後學之心方且惜其著述之尙少
他不具論卽如五經春秋未有定論尚書儀禮猶爲未成
之書而何乃議其太多乎顧嘗展視內篇而竊疑涇野之
不釋然於朱子者何多也

想其時亦未能潛心遜志於朱子之書

鄭子問禮庶子爲所生母練冠麻衣縗緣爲父後者無服
父死始爲其母緦今亦斬衰何也先生曰由父視之有妻妾

由子視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焉而不三年非所以存其子也故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且繼母慈母養母皆三年生母而不三年何居父命他妾養已者比於父之他妾生已者不旣輕矣乎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

謹按禮經庶子爲生母服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等焉有父在父不在之分焉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別焉有嫡在與不在之殊焉內篇概云三年何居使父在而三年是無父母之分也使嫡母在而三年是無嫡庶之別也禮父在爲母期家無二尊也嫡母尚不三年况庶母乎若曰

父母何算焉旣恐不免於野人之譏若曰子不敢以妾待母則僖公之尊成風正所謂知其母不敢知其妾者也而春秋又何譏焉至於爲父後者乃與祖爲體有祭祀之責上嚴祖考自當厭屈私情苟以生母之私恩而廢宗廟三年之祀於禮安乎鄭註士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其所謂如衆人者必齊衰期年非斬衰三年也

然則繼母如母歟曰配父也慈母如母歟曰貴父命也非特以慈已之私恩也若父不命則

小功矣養母顧重於生母歟曰養母無所厭也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註云寧奪母恩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猶以心喪自居今使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而以心喪終三年是既不違於禮而私情亦自盡矣先聖王之制恐未可輕議也如何

恐是壓於國制不敢正言極論但如論語問禘而答以不知或竟不答可也或答以遵行會典如從周之義可矣必爲說以文之則曲矣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詆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口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妄語

對策之人立說如此涇野恐其迎合人意有類於蔡確也故棄而不取信足以懲後生之浮薄者但就事論事則孟子有云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假令孟子當時得位宜何法以罪楊墨意者正道明而異端自息乎倘教之不改何以處之又不知今之崇陸詆朱者其罪之輕重於楊墨何如也

書固有言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一義也

春秋傳曰春秋治亂賊尤嚴於亂賊之黨又一義也

又按有人唱異說以惑天下而行已立身又顯然得罪於名教誅之固是矣天下之人亦且以其行之汙也而不甚信其言是猶未至於大害倘或居家有孝友之行服官著循良之績立朝稱謇諤之風臨難多禦侮之才但其立說異於聖門而天下之風靡景從者又以其行能功業之震耀於一時而遂深中其說則流毒豈不更遠明君賢相將何以定其功過而後爲至當乎

竊謂功罪不相掩可也

邦儒問蘇武使匈奴海上十九年百般苦醜都能甘得如何有取胡婦生兒之事先生曰此亦是外傳所紀不可遽信且看他當時匈奴再三欲以長公主妻他他終不肯屈則此等事斷然可知其無縱有之亦不害其爲武也

按漢書李陵說蘇武云止有兩女一男存亡不可知然則武之取胡婦非不能甘苦醜也或亦爲嗣續計耳逮武歸武子坐事死宣帝閔之使使者以金帛贖胡婦子通國歸以爲卽然則蘇氏之不斬胡婦之功也正可見武忠孝兩全處此事詳見蘇武本傳何乃云外傳若匈奴欲以公主妻武則本傳不載不知又出何書

得之。均之生子也取胡婦可納匈奴女必不可裁之以義而

已正如孟子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徃役義也徃見不義也之意

釜問入廟見佛像揖之何如曰佛老亦得聖人之一偏見其像而揖之亦禮也

按朱子記尹和靖先生事云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徃將拜之或問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玲嘗竊疑其事今此所云頗和類其說如何

和靖誦經拜佛終非正理今人輒好援此以文其私可痛也儒者當以距詖行放濬辭為正

答問終

明人所記

桐鄉張楊園先生全書

張嘉玲記

癸丑二月丁卯同先生攻玉至震澤先生有云中庸言素位而行吾輩今日素位則貧賤自是正命若妄想富貴便是桎梏便非正命

先生曰溫節孝言窮則思通富則思通甚佳

先生曰以約失之者鮮此句凡事皆然

甲午從先生於桑地中耘葉去蠚因言農桑無近功先生曰無近功所以可長久